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

第十一回 小太歲焦山同入伙 楊義勇園內結新仇

說話邵元正結果了押差並水手，要去逃奔，忽一人在水中跳上船來。邵元陡起凶心，便來拚鬥。只見那人滿臉堆笑問道：「你莫不是『楚地小陽春』楊道長哥哥麼？」邵元聽見，知是好人，忙走來拱手道：「好漢怎麼曉得楊么？我雖不是楊么，卻是蒙楊么哥哥結識，一同受屈，押解到此。」遂將打賀太尉的事說出。「如今他從陸路解往大同邊境，我便由水路解東京。蒙楊么哥哥臨別時囑我得便脫去，只沒空處，今日在此下手，結果這三、四個人，要去逃奔。不知尊姓大名，乞見教明白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叫做『水底鰲魚柯柄』，是河口人，在彭蠡湖做生意。能識水性，在水中伏得晝夜。見往來客船停泊，到夜間去鑿通船底，將船沉溺，取他財寶。地方雖是曉得，卻不敢來作對。還結識了一個兄弟，更是奢遮。他是江邊青草坳人，叫做『分水犀牛童良』。他等江中風起，見船停泊，便入水去裂斷錨索，那船無力，旋入江心。他得了財物，只賭錢吃酒，遠近聞名。近日有知事的過商曉得他厲害，預先著人暗送財物，方得平安過去。近日同我商議要做些大事業。若只水底中做好漢，終沒好名，因此留心結識。聞知楊么有豪傑器量，仗義扶危，要去拜識，急切再沒閒處。數日前有遠近相知，著人報說楊么犯罪，必由長江下來，沿路救他，遂知會我二人解救。等了多日，再不見有甚公差船下來。忽前日夜間，才有人報說公差模樣上岸買酒肉上船，就開去了。我便疑心，追趕下來；去約童良，不期他遠出，只得獨趕來。今見你船上行兇，我便認定是楊么，要指引他一條去路，不期他走埋去。你既是他的患難弟兄，即是我弟兄一般。哥哥姓名是什麼？」邵元遂將殺黃金、拜楊么、起解的事細細說出，道：「我今只得回去上天雄山。」遂又將天雄山始末說出。柯柄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原來便是漢陽有名的『小太歲』邵元哥哥！只是天雄山路遠，必被盤詰難走，一時如何去得？我今有一起弟兄，就在前面焦山立寨，手下有三、四百小校，大碗吃酒，論秤分金，十分快活，正在那裡招納豪傑。我引哥哥到那裡去存身，可肯去麼？」邵元聽了大喜，道：「若有處安身是十分好，怎麼不去？」柯柄即跳上船去，駕起槳來，順流而下。到得焦山，已是傍晚，便有人來打探。柯柄遂唿哨一聲，那小校知是自家人，忙來迎接。柯柄道：「我引接豪傑上山，快去通報。」那小校如飛而去。

原來這座焦山，上接長江，下連大海，是江、楚兩州交界，峙立在江水之中。山雖不高，地亦不廣，卻是江水與海水在山下盤旋回合，往來船隻常有覆溺之患。山下樹木交雜，時藏盜賊，打劫過商。因是兩界地方，不甚深究。一日來了山東一人，渾名「攔路虎沃泰」，因犯大罪脫逃過江，不期劫擄上山，他只得隨眾上去。得個空處，迸斷繩索，奪了大刀，將堂上幾個頭目砍倒。一時小校皆拜服，尊他做了寨主，比前十分強橫。屢次弓兵緝獲，俱被他殺敗。因想無助，遂招納豪傑。遂來一個吳郡清虛觀道士賀雲龍，綽號「活神仙」。昔年在觀中與道眾不合，遂隻身在外雲游；游到廬山頂上築隱院中，拜了一位真人，傳授道法；學了三年，真人打發他下山，遂回到本地，一發看人不在眼內；因聞知沃泰愛結豪傑，遂來相投。二人說得投機，拜了兄弟，坐了第二把交椅。因出令，不許小校亂劫過商以及小民，只打聽貪穢刻薄之家，便領眾掠取，因此寨中十分興旺。一向要柯柄、童良上山，二人有事未完，故此不曾上山。

這日沃泰、賀雲龍正在廳上，接到水陸豪傑書信。賀雲龍看去，只見上寫的是：

漢陽常況謹告天下俊傑聞知：今有柳壤村道長楊么，澤被陽春，義過時雨。凡我同類，莫不尊為群領，而願拜識者也。不意保護坊村，觸怒賀省，陷入無辜，起解北地。同難一名邵元，遞解詭秘，不及救護。為此，飛遞來書，所到地方，俊傑義士，極力救援，以襄大義。倘書到不值，乞即傳遞前面相知，勿停片刻。

原來常況那夜別了邵元，只在城內做些勾當，兼探消息。聽見官府各處行文緝捕，東京文書雪片下來，十分嚴緊，因暗暗歡喜道：「又是我有算計，叫他到天雄山去，不然便要做出。」一日五更，因身子困倦，走入城隍廟來，爬上神座，伏在神背後睡覺。睡了多時，忽有一陣人進來，賽神完，各稱賀道：「若不是神靈保佑，拿不著邵元，我倆還要受許多追逼屈棒。」內中又一個說道：「恁地關閉城門，不知他甚手段逃出。直逃到岳陽，同什麼楊么打了賀太尉，才得拿著，打入獄中，不久解京俱是死。」又一個說道：「從來人命關天。他殺了許多人，天理也不容他逃脫。」說罷，遂一齊出去。

常況細細聽明，連忙爬下座來，不勝跌腳道：「誰知去拜結楊么哥哥，惹出事來，這怎麼處？」因十分著急，遂連夜趕來，同了丁家弟兄趕到岳陽，要劫他二人出獄。再一打聽，已是起解，又不知往那條路去。遂想出了這個主意，寫了這兩封書帖，叫附近綠林中飛遞。自己別了丁家弟兄，往旱地一路追去。

這書遂傳到焦山上來，沃泰、賀雲龍看完道：「久聞江湖上稱說小陽春楊么胸存豪俠，濟困扶危，邵元又是漢子，如今一同受屈遞解。若救護得上山，拜結楊么做了寨主便好。」賀雲龍笑了一笑，遂一面著人將原書傳出前面，又一面吩咐小校遠近打探。

正打發完，忽有小校來報柯柄到山下，領了一位好漢入伙。二人聽了，即起身迎接。到廳相見坐定，邵元將他二人細看，是什麼模樣？但見：

這個是掀唇露齒，惡擦擦儼似星煞臨凡；那個是道冠素服，儒雅雅卻如神仙下界。這個兩臂上力挽千鈞，勇過孟賁，渾名「攔路虎」；那個滿腹中道術萬千，法賽天師，綽號「活神仙」。異姓結為兄弟，他人結作同胞。若不是前生宿因，何得今生一處。

邵元看了，暗暗歡喜。沃泰看見邵元身偉貌雄，十分心愛，因說道：「俺自從上山，只圖山寨興旺，招結豪傑做些大事，展展心胸，再不能穀。向來聞得湖廣楊道長奢遮好人，十分想慕。適才接到一封飛遞書帖，說楊道長同個邵元受屈起解，著沿途救護，已打發人去探聽。若救護得上山，拜他做了寨主，方才快活。不期柯兄弟相引這位豪傑到此。不知這位豪傑尊姓大名，敢求說出。」柯柄聽了，拍掌大笑道：「二位哥哥還不曉得，他便是漢陽小太歲邵元了。」遂將邵元前後事情說出，相引到此。二人聽了大喜。賀雲龍遂念出常況來書，邵元聽了，不勝感激。二人遂問及楊么。邵元說出義氣好情，解往旱地。沃泰、柯柄不勝羨慕道：「可惜走了陸路，不曾遇著。」賀雲龍道：「他此去正要揚名，結識豪傑，上山事還早。機緣到來，自有會合。」遂與邵元結了弟兄，邵元坐了第三把交椅。遂著人去酬謝丁太公，通知常況、丁謙、於德明以及天雄山眾弟兄，並取回三稜鐵鑄。柯柄回去不多時，便同了童良來入伙，一時有了五個頭目，十分強盛。一日聞得有個販賣私鹽的黑漢子勇力異常，賀雲龍遂使人招納。這是邵元上焦山，結識五虎，等候楊么。

且說那楊么當日別了爹媽以及眾人，同兩個押差起身。一個是張龍，一個是趙虎，各執檀木哨棍，緊緊押著而走。楊么頭戴范陽氈笠，身穿青布短襖，腳套多耳麻鞋，腿纏護膝，項掛七斤半重的鐵葉頸枷，肩背包裹，出城往大路進發。此時是仲春時候，一路行走。楊么初離父母，又聽了這些緣故，胸中悲喜交橫，便無心貪看春光，只低頭前走。走了多時，忽將自己身子上下一看，不覺十分惱怒。因定睛看了兩個押差一眼，忽轉了一念，因想道：「我今生長二十餘年，尚不知生身父母，幸喜今日方知，只得含羞忍辱而去。我今此去，一則打尋根源，二則識訪英俊，三則覽天下之形勢，兼看宋室如何，以圖日後事業，才是英雄本色。若與二人計較，是小不忍也。」一時想定了主意，遂歡然而走。自此曉行夜宿，與張龍、趙虎說得甚是投機。

一日走到一個地方，見是居民稠密，因對二人說道：「我今日走得饑渴，卻要尋些酒吃了再走。」二人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遂一徑走到村中，見一家門首，高插著一面酒旗，隨風飄漾出「桃園小飲」四個字來。三人看了十分歡喜，同走入堂來，卻是靜悄悄只有幾張桌椅，並不見有人吃酒。正要開言，裡面走出一個店小二來，笑嘻嘻說道：「二位上司，想是要看花吃酒，可隨我來。」遂引三人，彎彎曲曲引到後面一座園中。果有數百株桃樹，深紅間淺紅，開散的芬芳爛漫，十分有趣。許多人俱設席在花下飲酒。

楊么便指著一樹碧桃，吩咐店小二在此設席。店小二看了一眼，去搬了酒菜來。張龍、趙虎開了楊么項枷，並哨棍放在樹下，然後來坐，大家同吃。吃了多時，兩個押差各帶酒意，因問楊么道：「有人傳說你曾騎死了一個大蟲，這事果是有的麼？若是果

有，你可說來我二人知道，休吃悶酒。」楊么道：「怎麼沒有？這事說來實是駭人。二位既是要散酒，我只得說出。」遂立起身，走一步，趁著酒興，便將當日光景說得驚驚駭駭。一時園中飲酒的人，俱走攏來聽看。及聽見將大蟲壓死，醉倒虎旁，一時人人吐舌驚奇，稱他有勇有膽。楊么說完，正要坐下吃酒，不期內中惱了一人，直搶過來，奪了押差哨棍，指著楊么大罵道：「你這賊配軍！死在目前，怎敢在我地方大言誇眾，削我威風！若不將你打翻，拜服求生，也不放你前去！」說罷，照楊么腦袋上一棍劈來。楊么見了大怒，急用手虛架，側身躲過。那人見復一棍打來，楊么將左肩卸落棍頭。那人兩棍打他不著，便用死力，舉棍往下三停打來，將到腿上叫聲「著」。誰知楊么將身急縱，離地飛起丈餘，落在那邊立著。那人大怒，喝罵道：「你這賊配軍，倒好個騰挪！只看我這一棍來，便了在我手中！」遂望著中三停，攔腰一棍打來。不期楊么不慌不忙，見棍來得較近，只用左手往外一夾，早將這棍夾在左肋下，趁勢一搥挑。那人被夾住棍頭，十分著急，忙用力擺脫，不期這一搥挑，那人早已心胸著地，脊背向天。楊么趕上，一腳踹著脊背，提起鐵鉢般大的拳頭，在脊背後上「撲通」聲打落，直打震得滿園中花枝亂動，落了一陣花雨。驚得這些看花飲酒的人個個驚呆，便有的叫聲「好！」

楊么又要打落第二拳，不期店主人連忙趕來，討饒道：「乞看主人情面，饒放他去。」楊么見是主人來討饒，遂不打落，道：「我楊么打硬不打軟，看主人面饒他。」遂將腳一鬆，那人一骨碌爬起，抹去口中鮮血，走到活路上，指定罵道：「你這賊配軍，少不得死在我手裡，不怕你飛了去！」說罷，奔走出園。

楊么便要趕去，主人扯住道：「我同你吃三杯，有話對你說。」遂同坐下，篩酒敬送。楊么道：「叵耐這廝好沒道理，須知我不是惹事。主人為何計饒，有甚話說？」主人道：「我先前實不知你有恁好本事，將他打倒。你是過路，怎曉得他是我們地方上一個惡人，叫做『撲燈蛾王豹』，住在謝公墩，離我這村十餘里遠近。他自小不守本分，同著一班閒漢，延請教頭學習槍棍。他便恃刀，有了本事，十分強橫，遂欺壓遠近鄉村。一應婚媾、嫁娶、死喪、田產交易俱要通知他，不是請酒便是送紙包，才保得沒事。你若瞞了他，不是明來做對，便去兩邊挑唆。他又公門情熟，串同一手，不詐騙得兩家棄田賣產，決不肯住。若說嫁娶，一發可恨，若請他吃得不快活，禮物送的不遂意，便暗暗使人埋伏在總路口，不是劫去新郎，定是劫去新婦，使你吉日良時不得配合，再三央人送禮求懇，方才放歸。如今鄉村人做成規矩，行動大小事情，必將他料理妥了，才敢放心。誰知他又不肯得這安分錢，必要吵吵鬧鬧，他才喜歡。如今在謝公墩領著閒漢，終日掄槍舞棒，說是保守村坊，這家要酒，那家討肉以及錢米，供養這些閒漢。不曉得今日獨自撞入我園內來看花吃酒，我就曉得禍事臨門，不敢怠慢，叫人搬取好酒好菜，白給他吃，討個沒事出門。誰知被你打了，使他說嘴不響。雖是好事，但我想你們是起解差人犯，若在我們地方上為事，干係不小。方才見你拳頭厲害，只得極力勸住。你今去走謝公墩，卻是要留心，恐他暗算，截住吵打。」楊么聽了，跌腳道：「你恁不早說？方才若再一拳便結果了他，除了你們鄉村大害也好。他若尋我報仇，怕他什麼！」說罷便自吃酒。這兩個押差卻聽得明白，不勝著急，忙問道：「這謝公墩必由之路，只不知可還有別路轉過去麼？」主人道：「是有條小路，只是遠些。」押差道：「遠些也說不得，這小路往從那裡去？」主人道：「你如今出村不走大路，只從西北上有條小溪河，過了一根獨木小橋，只隨路轉彎繞過崗嶺，有二十四、五里，方走上大路，已離謝公墩十四、五里了。」楊么聽了只是暗笑，一面吃酒，又見他們十分畏怕，只得說道：「你們怎這般膽小？有楊么在此，怕些什麼！」張龍、趙虎齊聲道：「不是這般說。你是朝廷軍犯，我是押差，俱有公務在身，終不然在此與他比並高低。倘弄出事來，是我二人干係，只走小路去吧。」因見日色漸低，遂催促起身。楊么見他說得近理，也怕耽了路程，因說道：「既是怕前面有事，等我再吃些酒好走。」二人見事情到此，又見他本事，便不敢強他，只得叫酒，又自暗暗商議了一番。

楊么只放量吃了半晌，立起身來，叫上刑具。二人笑說道：「你是個漢子，諒也決不肯帶累我們，我們何苦一路將你拘束。倘前面有事，還要仗你用力照顧三分，大家趕到地頭才好。」楊么道：「兩牌頭有恁般好情相待，楊么前去，決有好處到你。」遂背了包裹，提著刑具同出園來，算還了酒錢，與主人拱手出門。果見西北上有條溪河，遂依著小路而走。走了數里，已是日落雲生。兩押差見趕不著宿處，不勝心慌。對楊么說道：「天色已晚，路徑荒僻，若不趨行快走，恐有人追趕不便。」楊么道：「今日正在二十上下，不久就有月色上來。」三人又走了半晌，不期這夜，月被雲遮，昏昏慘慘，忽暗忽明。才過崗嶺，忽聽見崗下吆喝喝，一片刀棒聲。楊么不勝動疑，對押差悄悄說道：「你們只閃立在此，等我去看個動靜。」遂交包裹、刑具卸落在地，向二人手中揀了一條哨棍，輕輕走到崗側探看。只見樹影下有兩個人，一對樸刀在那裡拚力死鬥。楊么遂又閃近幾步，只恨昏黑樹下，看不明白。忽見一個漸漸怯鬥，要敗走的光景，那個只恃強逼住不放。楊么看明，勃然大怒，挺棍上前大喝道：「我從來喜打不平，欺強扶弱，排難解紛。」說罷，遂將棍在那恃強的面前只虛晃了一晃。那恃強的突見棍起，急用刀砍劈過來，早被楊么一棍打落。正要問明解釋，不期那一個疾忙趕上，只一樸刀砍做兩截。楊么見了，不勝大怒道：「我要來解釋你們，怎麼便輕易殺人？」遂舉棍打來，那人忙將樸刀架住廝殺。只因這一殺，有分教：

放走入圈套，奔回明認罪。